

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四

國集

東漢

鄭眾

鄭眾字季產南陽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后本東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喜家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勅班固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旬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鄴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于闕嗣。閔卒于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眾曾孫石。能為闕內侯。

論曰。竇憲之誅。首謀自鄭眾。而左璜封侯。亦自眾始。夫憲負且乘者耳。馮權怙寵。挾執作威。此墮隼故態。非操莽比也。其以為圖不軌者。誣也。孰誣之。眾誣之也。眾而不軌。何謁者甫遣印綬。隨上休。迫自殺。不啻孤雛腐鼠。棄哉。蓋眾有心。機入也。兼以更歷三朝。且夕左右。聞帝之微久矣。故舉朝附眾。眾獨一心。非一心王室也。知帝欲甘心於惡。而示忠以堅倚任。

為後福計耳。疊磊瑋舉公磨浚人，即掃突子縛之，僅一士力。何金吾故尉，勒兵張皇，若是不若是，則眾奚以見功？彼其直茅分虎，傳祚螟蛉者，張皇之力也。其後跋扈熾而五侯橫，西鍾定而十九侯興，張父趙母，異漢俱終。夫非眾作之備耶？嗚呼！効密謀之詭策，微顯叙之殊封，干威福之大權，啟謁擅之烈禍，踰中官之涯分，貽非族之子孫，豈惟不忠，抑亦不智矣。而論者或取其辭多受少，噫！辭多受少，正其所以如絅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黄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掾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致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夫。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烈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行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為紙。綠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

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雘校漢家法令倫監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竇貴人及太崩安帝始親萬機初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愁衣飲藥而死國除

論曰蔡倫非誣搆竇貴人者也搆竇貴人媚竇皇后也尺稱倫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盡心則不貌為悅敦慎則不肆為諛犯顏則不面為從匡失則不曲為順此必非肯受諷旨者而后亦詎以諷旨湯投之犯顏匡失之倫哉且夫肅宗失德無大廢太子者太子之廢以貴人見疎也倫每時不

諫則已。又誣而構之。惡在其能犯顏而匡失乎。故曰。倫非構
宋賈人者也。而曷為卒歸獄於倫也。時閔顯兄弟。王聖母子。
與江樊諸閹。方共賄賄鄧氏。而倫為長樂太僕。群喙得無謠
詠乎。蓋非倫之構賈人。而此輩構倫耳。然則賈人孰構之。構
梁賈人者。構宋賈人者也。雖然。倫嘗豫參帷幄。而竇惡之。誅
嘗不與聞。則和帝已不能無疑於倫。而况其以憾構何敵
也。謠詠之喙。所從來矣。

孫程等十九侯 李閔 江京 樊豐 劉安 陳達 樊登 附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
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譏
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
崩遂誅^惲而廢平原王封閔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譏諂進
初迎帝於郊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閔京並遷中常侍
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肩令陳達及王
聖聖文伯崇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
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平帝崩立鄉侯為太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貳有司奏誅樊
豐廢耿賢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
王謁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
北鄉疾不起共竄江京閭顯等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
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大官丞
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閭顯白太后徵
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
聚謀於西鍾下皆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
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

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閔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及
省閔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閔曰諾於是扶閔起俱於西
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
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閔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
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眾少
使與登迎更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已守顯弟衛尉
景遠從有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便收景尚

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送景從吏士
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
不中鎮引劍擊景隨車左右以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
夜死且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
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鈞肩
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
孫程王康長梁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
張賢史汎馮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副魏猛苗光等懷
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全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原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鄜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閔以光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悉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持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官官養子悉聰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超封魏猛。

六人皆早卒。黃龍。擄仇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直。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賈賂。求高官。增邑。又誣周中。帝侍。曾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口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子苟。尤保全封邑。

論曰。順帝之為太子也。微失嬖考之心。旋中萋斐之口。藩邸龍潛。誰不心惻。矧益以閭顯之播。惡乎。孫程。密察人情。亟乘時會。西鍾爰立。越宿而定。儻微天意。人力詎至於此。而懷臂稱功。一十九侯。同朝封拜。高皇舊約。不幾蕩然。埽地邪。及程獲罪。不自創愆。而對於就國封殺亡歸將之甚矣。復爵。徵遂。

帝何眷眷若是也。今有千金之璧，匿而藏之，若固有焉，一
為人眩，篋而懷有，追而還之者，其德之也不啻千金矣。此帝
之所以眷眷於程乎。嗟夫，虜華正位東海，退藩而後世遂為
家去。清河以資之寵焉，而廢濟陰以閹之寵焉，而廢。卒令中
官伺間，闇弱委柔，而漢此始亦以此終。夫非作之俑者，階之
厲哉。創業垂統之君，洵不可不彊為善矣。

張防張達

司隸虞詡劾中常侍程璜陳東孟生李閔等罪三府即劾詡或
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信之隄防刑罰
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百姓怨窮更相委遠以苟
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相
詆誣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又察中常侍張防屢履不報
不勝忿遂自繫走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
權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半論翰九放二日中傳考四
獄浮陽侯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即位而復自為之何以非先帝乎虞誦盡忠更被拘囚張防贖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占為宮中有姦宜急收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收之且曰無令從河毋求請於是防坐從遠程出詔時太尉王冀為宦官詆誣青首是大將軍梁商立為帝言事得釋中常侍張達等害商罷譖商與宦者曹騰孟賁謀為逆帝曰必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遂出矯詔收騰賁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達等伏誅

論曰按劾司隸職也而虞升卿以輸左掖大將軍后父尊貴矣而梁忠侯受謀逆之誣雖事旋得白而收防者中官孫程

也。外不聞有左袒升卿者。張達如不矯詔。而日浸潤焉。則大將軍詎得晏然已乎。蓋是時帝所倚信。獨諸閹侍。其交亂罔極。有以耳。乃三府何以詆可錄哉。時事可歎已。

良賀

初順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死長秋長趙熹丞良賀渠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與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崇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論曰良賀籍建皆坐順帝故無罪遠徙與渠濟陰謁者長耳

及帝即位高望東鄉儼然通侯而賀不侯也陽嘉中詔九鄉
舉武猛而賀不舉也諫諫退讓君子哉其後丁胤徐衍郭肥
老攜里巷吳伉養志寺舍豈亦聞賀之風乎李巡刻經趙祐
校書吾猶以為越俎矣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持見親愛及帝及帝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霸等七人以足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持進騰用事省閹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於邊韶南陽延周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調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焉

奏騰不為緘介常稱焉為能使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
嵩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
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孫起兵不肯相
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勅史陶謙所殺

論曰甚矣曹騰之深於機也騰自安帝時侍書太子特見親
愛及太子廢而騰不受其禮也西鍾立而騰不與其功也歷
事四帝鄧閻梁氏相繼擅權而騰一不附其勢也中官各議
次第誅夷而騰又不參其謀也然順帝升遐大臣博議眾望
胥屬清河而騰懷不體之憾夜說梁冀定立蠡吾禱或除共

況用事者閩三十餘年海內名人多被汲引此非有機權者
能乎哉搜書之奏方寢而能更之感遂深即臨事不惑如神
曷者猶未免墮其術中甚矣騰之深於機也後世操用其術
卒移漢祚操固奸人之雄然亦其平日得於耳目漸染者多
也騰真操之烈祖哉

單超等五侯劉晉等八卿侯附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貝瑗魏郡元城人左愷河南平
陰人唐衡潁川郟人也桓帝初超瑒瑗為中常侍愷衡為小黃
門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
威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放
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過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
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愷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
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及得解徐璜貝瑗帝

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起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親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起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於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子於是更召璜璣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齎起臂出薊為盟於是詔收葦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起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璣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愴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晉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庭日亂矣。趙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驛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設長將作。太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播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墜。皆競走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蜀貳。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暴其政。為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罕州臨郡。辜軟百姓。與盜賊無異。趙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璠弟盛為河內太守。愷

弟敏為陳留太守。璆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盜害。璆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同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是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璆於是詐怨於帝，帝大怒。浮生允鉗輪作石，投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起故事。璆卒，專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愆罪。

惡及其元太僕南鄉侯楨請訖州郡聚飲為姦賓客放縱侵犯
吏民愴稱皆自散演又奏瓌兄沛相恭臧罪微請廷尉瓌詣獄
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趙及衛璠襲封者
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
貶為閭內侯

論曰梁冀跋扈無君凶恣日積桓帝不能躬行天罰而區區
與二三近習廁而閉室而圖醫骨而盟也豈不亦無俚之甚
乎及大廷赫怒元惡隨殲則與其圖於室曷若揚於廷之為
得哉且當是時勒兵者尚書令圍茅者司隸校尉持節收印

絞者光祿勳然則在廷諸臣自足辦此又奚必與二三近習
室而圖也嗚呼一浮冀耳猶惴惴焉難收其柄况如冀者既
數輩矣安得不倒大阿而投之耶是故一將軍死五將軍出
虐徧天下而替替者競起為盜則桓公功臣夫非漢之四叛哉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媚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五侯祖視覽亦上繡五十匹賜將闕內侯又詔以具錄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其覽並立田業立濟北界漢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孫延一切收捕放賊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允廷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延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極車徵於道自殺

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步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茅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雘之屬制皮重溟備黼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人破入屋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畧嬖子及諸罪釁誅誅之而覺何候遞截章竟不止儉遂破覽冢已著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

竄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泰覽等權騎奢來收印綬自設河東者皆克

論曰侯覽無它功能徒以佞僭進耳夫以佞僭進則未有不以權勢恣者是故奪人田宅破人屋室發人冢墓害人殞子網如蛛貪如狼噬如虎而又遞截奏章殺憲提練甚尚佞僭之為國賊也桓與望也方且假之神策鉤黨丹治善類靡遺卒之人亡非殄株薪而反已顯然後榮收印綬嗟嗟此夫苟不蚤自為社稷計而甘以炎鼎坐廢之佞僭之手也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黄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音張亮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騶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著等事具著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

晉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閭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萌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器具，賜瑀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書侍郎。持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未雀闕言天下大亂。嘗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生盟不立。猛坐左將，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繫者十餘人節等怒猛不已使頰以
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微之節
遠得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淫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
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
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
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
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
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詔
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瑁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夫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撥政故中書
侍蘇康管霸應時誅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
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造逆謀作亂王室撞
蹋省闈執奪皇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
誅蕃武及尹勤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
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几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
貴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
飲釣肆馬服玩擬於天家拜公卿士社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

故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擇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彗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謹戒人主。欲令覺悟。詠組無狀。昔高宗以雄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辱臣之類。不恣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虞公抱寶。帝馬曹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奪今以不忍之恩。赦夷狄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卽十五年。嘗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若省臣

表埏減醜類以答天怒與琦考驗有不如言頓受湯鑊之誅妻
子亦從以絕妄言之路章履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
騎將軍後琦亦病卒皆卷子傳國蜀忠字公誠官宦誅後辟公
府

論曰余讀費節傳而益信靈之為靈也夫班班之車所以入
河間者以劉儵稱其賢實武主其議而太后為之拔立也費
節啣命北迎此何等功而謬以定策封侯則帝固已惑志於
節矣及陳寶謀誅宦孽志清朝政早何惡於帝而惟節所以
肆鷹擊犬噬皆自王甫而矯詔拜甫者誰與帝不能討業已

夫刑又裂土而封賞之。豈以太后可幽正人可僇定策之功。可忘詔可矯而威福之柄可授之官。暨乎甚貴。靈之為靈也。渤海王女得不死於於邪。封賞無藝而夢足務。狼戾失。嗟嗟。審忠之論。朱聘也。彼其志意非不憤激。而曾弗齒及於節。豈畏其震主而噤不敢發邪。自忠疏不報。而節遂領尚書令。盡前此猶有所忌也。含豺狼而問狐狸。忠亦巧取名而工於充禍者矣。陽球固酷暴。更僕不徒官。吾未知節之不為甫績也。噫。節之不為甫績。固也。聖之不即為山陽。豈非幸哉。

呂強

呂強字漢威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悲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嘗節王爵。張瓌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祿薄品卑。人賤。終詭媚主。佞邪。傲亂。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烈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爾爾。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無紫相。繼為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惑其
珙才持蒙恩澤又授位奉越賢才不升素餐私俸必加榮擢陞
陽平刺掾橋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
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
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此數雖賤而
戶有餓色棄法富貴而今吏賦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
敢衣餓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灾况終年積
聚豈無憂恚乎夫天生蒸民止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伐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
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
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濟之館陛下
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
疏遠解濟迎絕而單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
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
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竊相放效莫
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怒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
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

之倫。下有從欲之歎。至使爲歛食民之甘土。亦冬民之帛。昔師
曷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繒。民無褐衣。池有萑蒲。士有渴死。虜馬
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改。遠臣不得。惕此之懼也。又聞前召
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責俞
旨。邕不敢懷道述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堅官。陛下不
密其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曾會抵右。就欲咀嚙。造作飛條。陛
下面受譏謗。致邕刑罪。皇家狹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群臣皆以邕爲戎。上畏不聞之舉。下懼劊客之害。臣知朝廷不
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主發朕戎功。

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戎序位。登台司。而為司
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死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高
夫望。宜徵邕更受任。及頌家屬。則忠貞路開。眾以弭矣。帝知其
忠。而不能用。時帝多務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名為專行。貴。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
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南方獻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
下之繒。西園引可寒之鹿。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孰有
專行之財。調廣民窮。貴多獻少。姦夫因其刻。百姓受其敝。又阿
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此。進舊四。選舉委任三府。

三府有選參議掾爲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貴以成功
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
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責尚書亦
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
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
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者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中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
大赦黨人科簡刺尺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
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

夏憚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走數輩霍光怒強兄弟所
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
亂逐矣大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憚復謂曰
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卷遂收捕宗觀沒入
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廩下邳徐行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
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志皆在里巷不享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
甲乙科爭第馮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
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字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板書諸

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得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論曰呂強忠矣而納忠則拙何以明其然也聖帝以困蒙之資除貞疾之會孳孳守樸滿之寂而躬堇斷之行此世所稱錢殿者耳群豎辨張方且綴游而盡惑之而強也奮其孤忠益以苦口杯水車薪勿問而知其不敵矣及黃巾蠶起帝懼而詢強強宜正對曰今所目為黨人者皆一時者僞幸赦出之俾得入參帷幄出頌拔守則黃巾不足平矣獨奈何以危言動之乎夫黨人於黃巾薰蕕也如謂黨人可合黃巾也者

別強亦可合黨人。又可合黨人以合黃中而危社稷而趨忠
夏惲等因得以成市虎之疑矣。故曰拙於納忠也。大抵近習
日侍君側。阿意不如納忠。陰拱不如進諫。而異其浚恒。無寧
自牖其後。朱子作綱目。於強書殺而不去其官。予之也。亦閔
之也。

張讓 趙忠 夏惲等十常侍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黄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熹平八年，黜為閭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辨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十。佗時請讓，後至不得進。佗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喜於

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梁冀、段珪、高望、張恭等。世宗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盡害。黃中既作盜賊。糜涕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始覬賓客。典據州郡。幸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不財。以

取單貴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執殿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皆逐誣奏鈞學黃巾道故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谿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曰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平南宮突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益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

因強折賒買十分顧一。因復貸之於官。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鷹嶺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騎密約劫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文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悉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富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買。然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並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剝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寺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又造萬金室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俱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別宮室帝常登永安侯墓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俱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狗肩金宗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華嵩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十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將水入宮又作翻平渴烏於橋西

用漕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漕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
識者竊言侈雪已甚形象尤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
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平將將軍百餘日罷六平帝崩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其謀忠等
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等數十人劫負天下走河上進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
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張諫趙忠城狐假虎既既負嵎內外諸臣充位者各營
職者填阿育者實逆意者誅而貪殘之害偏於四方此非諫

等智力自足以並天下而制其死命也。惟是君主之間盜為
回惑以竊其柄耳。夫帝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空帝即
不知此獨不知父桓而母賢乎。桓弟則誅之。太后則幽之。又
從而族之。而顧戀戀焉依常侍為父母。順氣莫違。侈宮惟命。
則謂帝而德比於桓也。似猶近於謾矣。且讓等原非難御者。
交通一語。厥角如崩。就國將行。乞哀于嬪。雖變幻巨測。猶然
孤耳。帝不為之窟穴。彼惡能孤而虎。虎而翼哉。蓋至於處頌
受道而董亦闕矣。渠移剗刃而何亦資矣。功劣於西。鍾禍借
於北。寺則江魚之葬。猶憾不能明其刑也。嗚呼。自昔元凶巨

惡、凶於國者。未有不害於家。而還及其身者也。前車固永鑒
哉。

歷代內侍考卷之五

三國

蜀漢

黃皓

後主漸長。大愛官人黃皓。皓便佞。恣欲自容入。董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不位過黃門丞。允死。熙。九年。平。陳。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平都尉。操弄威柄。終三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得救之而

能厚賂艾左右得免

論曰黃皓以趨走小臣操弄威柄沮撓軍機一時文武大臣
荒相比周葉連技耐錄錄如陳祇閻宇輩吾無責耳姜維才
武自雄亦畏其內通而不出昏中以避之王辱臣死又誰咎
焉若董允可謂宗室大臣三節矣是故君前高貴則不在宗
相哉

孫吳

何定

烏程侯皓立時何定以內侍專威福丞相陸凱嗾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思亂國政寧當有自全者邪宜刻厲不且有不測之禍及疾病力陳定不可用薦樓玄賀邵等及卒吳主銜之從其家建安後賀邵亦言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艦麋鹿老弱餓凍大小怨歎吳主深恨之遂誅樓玄俱以謗訕誅

論曰烏程淫雪閻尹為螟而陳壽國志略焉弗叙姑錄何定而當時凶談亦禁可睹已

晉

董猛

賈后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趙粲賈午等為姦謀誣害太子
眾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璠楚王瑋等皆臨機
專斷宦人董猛亦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亂信
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
廢庶適王倫孫秀等因眾怒謀欲廢后數遣宮婢傲服於人惡
視聽其謀顯世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趙王倫乃率兵入
宮使羽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具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

舊曰鄉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三
上閻達乎帝曰陛下有嬖佞入廢之亦行有廢又問問曰若寺
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祭狗當繫頸今反祭其尾何得不然至宮
西見韓監尸再舉聲而哭達止倫乃為詔遣尚書劉永等持節
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祭賈于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論曰昔宮塗代漢殷桓聖靈故終魏世不聞有閻豎之禍晉
武貽謀不善嗣統匪人致南風煽其虐焰而寺人董猛又噓
而藏之於是乎揚駸以權死汝南以忠死衛瓘以直死楚隱
以疑死愍懷以偏死人神共憤而宗社幾於覆亡頌寺之禍

人國烈甚矣。嗚呼。晉方藉充禍魏而茲以充女自禍恢恢天
網可畏哉。可畏哉。况也。

孟玖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穎假陸機後將軍河
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羊琇等諸軍二十餘萬人又
奉天子興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初宦人孟玖弟起並為穎所
嬖寵起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起將鐵
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
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起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寺與
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起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
玖疑機殺之遂潛機於頡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郵昌師藩等

皆致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頡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
隱繞，舉手決不關。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
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
幄，出剖符竹，咸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定誅，豈非命也。
固與頡賤詞，其懷惻死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還害
於軍中。機勇雲為頡石司馬，頡晚節政衆，雲屢以正言忤旨，孟
政欲用其父為郎，郭令尤長。又盧志等並河意從之，而雲固執
不肯曰：「此縣皆公府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政深忿，怨機之
敢也。并收雲，頡官屬江統、蘇克、麥高等七疏曰：「統等聞人主聖。」

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懼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終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戒者也且聞重放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將人於朝與眾共之刑入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眾共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繫於漏刻泰平之期不且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今聖鑒未察其寔耳刑誅事大

五胡

狄漢

王沉 宣懷 俞容 郭倚 陵修

劉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倚中黃門陵修等皆
亂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
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
佞小人數日而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實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
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尺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

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誥以事也。郭倚有憾於劉，入謂劉
綽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
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
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
統，允在舍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以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
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太將軍為皇
太子。又許衛軍為大軍，子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
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
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

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
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燕作樂爭淹變主宜早為之所春秋
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亂弟子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
于謂臣言不賢刑臣刀鋸之餘而家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
慮連麟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嘗入言之願殿下不世
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蔡沃然之
倚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于二人驚
曰無之惔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啟款流

湯皮得大懼叩頭求哀。符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符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腎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得許諾。祭戲而召問二人，至不同辭而辭若畫一。祭以為信然。初，勒準從妹為人，孺子淫于侍人，人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

忠言曾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李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祭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罕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

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祭。唯發中旨赦生除叛王沉郭荷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燕戲。或三日不醒。聰上秋閣誅其持進。燕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丞或曰。敬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繫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夜。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

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
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誅詔乎。聰拂衣
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
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
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
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
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
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安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誑
日月。內詭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天矣。王公見之駭。

目御幸望塵下車銜銜迫之選舉不復以寔士以屬舉政以願
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
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重三察猥加誅戮怨感寫蒼痛入几
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銘乃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
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
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
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斷
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者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
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

呈祥今遺晉未殄巴屬未寘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曾幾客有
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
復誅巫咸灑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
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
元達所引遂成瘕也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
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
下頭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
曰此等狂言桓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察祭盛稱沉等忠諫
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

聰大怒手環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父之云亡
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劉祭使
王平謂劉又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以為
信然今宮臣裹甲以居祭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
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
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祭圍東宮祭
遣沉準奴氏羌酋長十餘人竊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
自誣與人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
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人素所親厚

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閹豎所怨也。蔡人爲北部主祭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巷街爲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立祭爲皇太子。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聽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閔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恂。嘉以不亂。

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殿行清廟况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椽三
黃而對厲水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晚覽之大怒使宣懷
謂祭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
速考竟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
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痛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
鑿瞑目叱之曰賢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安當詐
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豔之曰斬準梟聲撓形必為國患汝
既食入亦當食汝皆斬之又立其中常侍宣懷晨女為中皇

后晉大興元年聰死祭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
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
二十並國色也祭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準勒兵入宮升其

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

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

孝懷即劉禪靳氏準女樊聰母張氏婢元海劉禪字

論曰劉聰少貞時名長魏戎旅其於步世深矣一旦篡統遂
耽於酒色周召刑餘而生殺聰之蓋虐逾桀紂昏倍桓靈矣
沒身而後滅亡其猶有天幸乎夫荒淫醜虜原不足煩齒頰
而前事之不忘亦後事之師也故具錄焉

又曰劉聰立久而貴繁故沉準得肆其姦石季龍立宣而罷
鞞故趙主得行其間語曰水朽而處生焉沉生能為蠹耳夫
誰先自朽邪有國者不可不鑒

符秦

趙愨

初秦王堅有宦者曰趙愨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
人得幸堅與之同輩遊後庭愨歌曰不是鵲來入鶯室但見浮
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筆堅嘗與群臣飲酒以極醉
為限愨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重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
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比言之前後危則堅大悅命書為酒戒自
見是群臣惟禮飲秦王以諸氏族繁使宗親分領之散居方鎮
氏不欲行別其父兄皆慟哭愨侍宴授琴而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博勞，舅父皆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
旦，後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後竟如其言。

論曰：趙愨好直諫，忠矣。且不欲徙氏種，留鮮卑，憂深慮遠，智
矣哉。秦王於五胡，最疏賢明。愨諸所諫，應之如響，而獨不忍
於鮮卑者，毋亦澳於色而惛惛乎其及宜矣。

慕容燕

趙思

慕容賓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亦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讓。以繫眾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礪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自首不保。何退讓之有。

子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
決耳慕容護詣馳問賓虛寔德流涕而導之乃率壯士數百隨
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
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閻羽見重曹
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
人乎迄遂就上以明是節德周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
輔漢有七國之難是魏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
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
秦之效猶慕容肩不生芥世德怒斬之

論曰慕容寶嬰再然之餘燼不能緘而輯之至於親離眾散
惴惴奔亡而趙思獨能臨險乞迎捐生殉義雖未遂哭秦之
志而憐憫戀主忠矣孰意醜虜形餘迥有烈烈如思者哉即
諸夏不多誣指也